

浑然一体

陈俊 摄



世说新语

曾文正公说:“做人从早起起。”因为这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这一桩事若办不到,其余的也就可想。记得从前俞平伯先生有两行名诗:“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在这“暖暖……远远……”的情形之下,毅然决然地从被窝里窜出来,尤其是在北方那样寒冷的天气,实在是不容易。惟以其不容易,所以那个举动被称为开始做人的第一件事。假在被窝里不出来,那便是在做人的道上第一回败绩。

历史上若干嘉言懿行,也有不少是标榜早起的。例如,颜氏家训里便有“黎明即起”的句子。至少我们不会听说哪一个人为了早晨晏起而受到人的赞美。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祖逖是志士。他所闻的鸡不是我们在天将破晓时听见的鸡啼,而是“中夜闻荒鸡鸣”。中夜起舞之后是否还回去再睡,史无明文,我想大概是不再回去睡了。黑茫茫的后半夜,舞完了之后还做什么,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前清文武大臣上朝,也是半夜三更地进东华门,打着灯笼进去,不知是不是因为皇帝有特别喜欢起早的习惯。西谚亦云:“早出来的鸟能捉到虫儿吃。”似乎是晚出来的鸟便没得虫儿吃了。我们人早起可有什么好处呢?我个人是从小就喜欢早起的,可是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我个人的习惯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可是并不说有这好习惯的人即是好人,因为这习惯虽好,究竟在做人的道理上还是比较小的一桩事。所以像韩复榘在山东省做主席时强迫省府人员清晨五时集合在大操场里跑步,我并不敢恭维。

我小时候上学,躺在炕上一睁眼看见窗户外最高的一格有了太阳光,便要急得哭啼。我的母亲匆匆忙忙给我梳了小辮儿打发我去上学。我们的学校就在我们的胡同里。往往出门之后不久又眼巴巴地回来,母亲问道:“怎么回来了?”我低着头嘟囔地回答:“学校还没有开门哩!”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现在想想,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性急。到如今,凡是开会或宴会之类,我还是很少迟到的。我觉得迟到是很可耻的一件事。但是我的心胸之不够开展,容不得一点事,于此也就可见一斑。

有人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他说这是“焚膏油以继晷”。我想,“焚膏油”则有之,日晷则在被窝里糟蹋不少。他说夜里万籁俱寂,没有搅扰,最宜工作,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我想晚上早睡两个钟头,早上早起两个钟头,还是一样的,因为早晨也是很宜于工作的。我记得我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时候,就是趁太阳没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这样在一个月里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我在上海住几年,黎明即起,弄堂里到处是哗啦啦地刷马桶的声音,满街的秽水四溢,到处看得见横七竖八的露宿的人——这种苦恼是高枕而眠到日上三竿的人所没有的。有些个城市,居然到九、十点钟而街上还没有什么动静,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行经其地如过废墟,我这时候只有暗暗地祝福那些睡得香甜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昨夜做了什么事,以至今天这样晚还不能起来。

我如今年事稍长,好早起的习惯更不易抛弃。醒来听见鸟噪,一天都是快活的。走到街上,看见草上的露珠还没有干,砖缝里被蚯蚓倒出一堆一堆的沙土,男的女的担着新鲜肥美的菜蔬走进城来,马路上有戴草帽的老朽的女清道夫,还有无数的青年男女穿着熨平的布衣精神抖擞地携带着“便当”骑着脚踏车去上班,这时候我衷心充满了喜悦!这是一个活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这是生活!

就是学佛的人也讲究“早参”“晚参”。要此心常常摄持。曾文正公说做人从早起起,也是着眼在那一“转念”之间,是否能振作精神,让此心做得主宰。其实早起晚起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利弊,如是而已。 摘自《阅读武汉》

品味诗词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到底写给谁?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十二》

一提起李商隐,我们多半会发出和元好问同样的感慨:好诗,但看不懂!

在李商隐的诗集里,斑斕为谁而系,蜡炬为谁成灰,那灵犀一点又是与谁相通,全是千古未解之谜。

无题无题,无题目,也欠结局;没前生,亦无来世。

那么,李商隐有没有写过那种让人一看就懂,不用猜来猜去的诗?

当然有,就是那首著名的,在课本上学过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在四川,你在长安,夜雨潇潇,烛花未剪。什么时候,能和你一起剪烛西窗,共话巴山夜雨啊!

没有一个生僻字,难解词,所有的感情都明明白白地呈现在眼前,可就是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

“从前慢”,说起来不过轻飘飘的三个字,毕竟在这个时代,从西安到成都,绿皮火车14小时,自驾10小时,动车4小时,高铁3小时,飞机1.5小时;打电话发微信,更是几秒钟就能接通、对话。

李商隐任职的地方实际上是绵阳三台县,从西安出发乘火车的时间和到成都差不多,驾车更快一些,但没有直达的飞机。

可在李商隐那个时候,这首诗里相隔的确实是万水千山。因为路

很长,所以格外珍惜每一次对话。因为诗很短,所以每个字都具备着直接敲击心弦的能力。

然而,诗读懂了,我们却依然面临着——一个难题——似乎不出难题,作者就不该叫李商隐而改名为白居易似的。

这个至今还被人争论不休的问题是,这首诗到底是写给谁的?

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这首诗还有个题目叫《夜雨寄内》。“寄内”,就是寄给内人的,内人就是妻子,这首诗是夫妻两个人相隔两地相互思念的证明。

可是后来又有人讲,李商隐在巴蜀任职的时候,妻子已经过世了,这首诗应该是写给在长安的朋友的。

还有人说,不对呀,剪烛西窗,喁喁夜话,这明明就是在说夫妻之间的相处,也许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这样一想,这首诗似乎更扞了!

更有第四种说法:这个时候李商隐已经知道妻子过世了,但在这首诗里,他的妻子还好好地活在长安,等他回去。

一首诗,出现这么多种解释,不愧是李商隐!

理智上来讲,“妻子已过世,写给朋友”这个选项看起来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李商隐在赴蜀任职之前,就已经知道妻子过世了。

那是公元851年的夏秋之交,妻子王氏因病过世,李商隐拒绝了亲戚的宴饮邀约,写下“万里西风夜正长”的断肠之句。同年冬天,他远赴东川

任职,在途中遇到一场大雪,写下一首《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 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那可能是李商隐生命中最冷的一个冬天,因为再也没人为他赶制御寒的冬衣了。但是,从感情上来说,人们更愿意相信《夜雨寄北》是一首“寄内”的诗。

曾经有人说过,诗人的妻子,多半活在“悼亡诗词”里,比如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比如陆游的“伤心桥上春波绿”,比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比如贺铸的“白头鸳鸯失伴飞”……

如果李商隐不走寻常路,把“悼亡诗”写成了“寄内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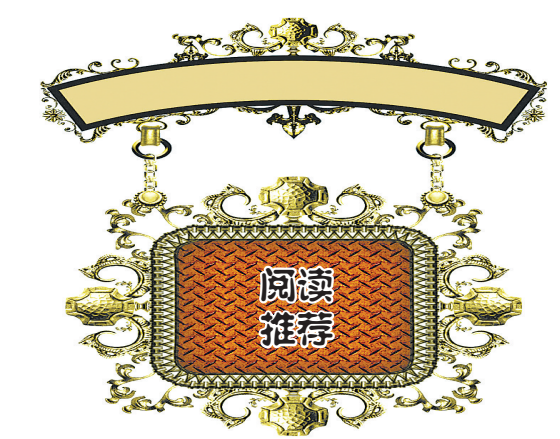
在淅淅沥沥的巴山夜雨声中,他望着跳动的烛光,产生一种“她还在长安等我”的错觉,然后自问自答,写下了这首深情的绝句,在随之而来的梦寐里,等待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剪烛之约。

然而,就像无人能解出《无题》系列的谜语一样,《夜雨寄北》的正确答案,早已被时光悄悄埋葬。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千多年过去了,每到深秋夜雨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想起,曾经有这么一个诗人,曾经有这么一段深情。我们会反复诵读这28个字,再附上最符合自己心境的解释,或叹息,或落泪,或凝思。

如果要用李商隐的另一句诗来解释这种微妙的境界,那便是“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小诗妹



《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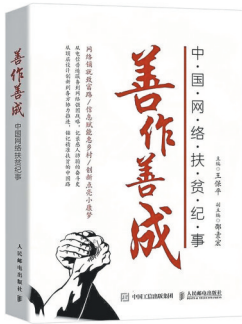
2020年新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率先在武汉打响。在这场延续至今的战役中,医生护士的舍身逆行、疾控者们的无私忘我,汇集成了一幅令人动容的画面。本书从上千篇稿件中精选出三百篇,以逆行、身影、战友、家书、手记五个主题,再现了医务工作者们最真实的战斗日夜,记录了他们感动与欣慰的瞬间、紧急与为难的时刻。作品将惊心动魄的战“疫”过程铺陈为主人公们日常工作的背景,个体记叙随着家国情怀的张扬,个人与历史相得益彰地融合在一起。该书语言质朴无华,情感深挚绵长,为时代画像,为历史留痕,不是文学胜似文学,不是史作胜似史作。



作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组织
出版社: 人民卫生出版社

《善作善成:中国网络扶贫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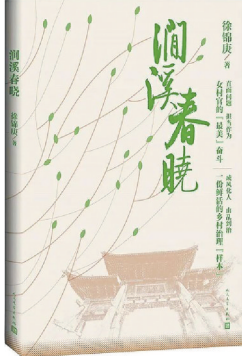
信息时代无“网”不利,网络扶贫是“中国式扶贫”的一大亮点。本书记录了从农村电信普遍服务工程到网络强国战略的推进历程,呈现了网络扶贫的创新举措和扶贫一线的全新风貌,介绍了网络扶贫楷模的典型事迹,总结了网络扶贫的成功经验及其价值,并展望未来网络扶贫的未来发展。全书深刻反映了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凸显中国制度优势,彰显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作者: 王保平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涧溪春晓》

长篇报告文学《涧溪春晓》聚焦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围绕“成风化人、由乱到治”这一主题,以济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党委书记高淑贞为主线,通过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事例,讲述其带领三涧溪村由“穷”到“富”、由“乱”到“治”,最终建成“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故事。作品完整呈现了中国乡村振兴的丰富景象,提供了一份鲜活的乡村治理样本,并试图揭示当代乡村的治理进程和发展规律,探索出一条可供借鉴的乡村治理新路径。全书紧扣时代主题,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洁明快,是一部书写新时代的优秀作品。



作者: 徐锦庚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

香炉紫烟、藕丝秋半、东方既白……如若你已经被这些名字惊艳,那你已经初步体会到了中国传统色的雅致和韵味。如今,瀚如烟海的中国传统色已失落于典籍之中,如何将它们打捞出来,重现其精微幽深,借以重塑和提升国人的审美力?本书的两位作者,做足考据功夫,挖掘和梳理庞杂的典籍,从具象和意象两个角度出发,结合24节气、72物候,重新编写中国传统色谱,确定其出处,界定其色名和色值,勾画出中国人流光溢彩、古朴典雅的审美世界和精神图谱。全书旁征博引,吉光片羽的书写中透露出惊鸿一瞥的美。



作者: 郭浩 李健明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吴雯 整理
请相关作者告知联系方式以奉稿酬

